

不能予以洞察。這些論文的字裏行間所滲雜之「真命天子」、「皇帝」、「偉人」、「皇冠」等用語，究是對誰諷刺，彼等亦未加予懷疑。彼等不瞭解中國知識份子及文人的反抗精神，當然對於祕藏於其間的「對時代的嗟怨」、「民族之呢詛」等亦不可能加以體會。至於對中共的真實情況及將來動向，那將絕對無法了解。

二十一、最後，日本部份學者認為毛澤東的發動文化革命，乃是馬克斯主義革命發展中必經過程，甚至有某些評論家，幻想般的將比喻為「出埃及」而加以描述。但彼等對於毛澤東為何被迫走上武力政治之途徑及使其如此作法的背景為何？以及採用武力政治的歷代王朝終必走向何種運命等問題，均未加深究。彼等對於中華民國的歷史意義與使命，始終沒有瞭解。以上是說明日本部份人士研究中共問題的狀況及論壇風尚。今天來此出席研討會議的日本方面代表都是上述環境中苦鬥之士。如上所述，這些人士必須苦心努力，以強烈的意志才能通過貴國人士無意識中可以通過的難關。本人確信透過此次研討會，必能獲得極大的啓示。

最後敬祝擔負歷史使命於一身的諸位先生的奮鬥與勝利。

## 一九七二年國際局勢的展望

鄧公玄

——今天的世界是唇齒相依的世界，我們的前途當然與整個世局的演變有密切而不可分割的關係。但是 總統告訴我們，「立國之道，操之在我」，又說我們必須「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因此，不管今年國際上有什麼變化，我們都必須把握我們自己努力之道。——

### 壹 一九七一年的回顧

去年（一九七一）是二次大戰後國際局勢變化最大的一年，也是美、蘇、匪三角關係進入最微妙的一年。在這一年中，國際風雲愈演愈烈，而其中最引人注意者，殆無過於尼克森在七月間宣佈將於今年親訪匪區，與八月間宣佈美國實施新財經措施兩端。由於前者，使自由世界反共陣線益趨崩潰；由於後者，則美國與其盟國發生空前的齟齬。更由前二者的交互影響，遂使美國在聯大所提雙重代表權案遭受失敗，而我中華民國不得不退出我所創始的聯合國。至於印、巴戰爭之爆發，中東戰禍之加深，也無疑的是由尼克森

「聯匪制俄」的政策所間接造成的。

有人說，一九七一年是尼克森個人表演的年代，因此他被選為一九七一年的風雲人物，原非無故。尼克森之所以能製造如許驚人的事件，也有人說，這是因為他得到一個「危險天才」的助手季辛吉而來，這當然有幾分道理。但是我却認為這是時勢所造成，並非季辛吉有什麼了不起的能耐。作者屢次指出，美國在戰後所採取的外交與國防政策，自始就注定是失敗的政策，蓋自杜魯門主義以來的「防堵政策」，祇是「門羅主義」的擴大，而「門羅主義」已不適用於二十世紀的時代。因為美國在十八世紀所產生的「門羅主義」，可以阻止當時的歐洲帝國主義，而實不足以防堵今日的共產帝國主義，昔時的帝國主義以土地與資源的侵略為主，而今日的共產帝國主義，則於

領土資源之外，尤其在思想與生活方式的征服與奴役。昔時的帝國主義者雖彼此鬥爭，互相屠殺，而仍能劃分範圍，有所止境；共產帝國主義則不然，他們雖或有內部的矛盾，但他們目標同在埋葬資本國家，消滅自由民主，不達赤化全世界的最後目的，絕無限制或停止的可能。所以十八世紀的「門羅主義」可以阻止歐洲帝國主義侵略美洲，而今日的「防堵政策」不復能遏抑共產主義的赤化威脅。

尼克森主義的提出，在我看來，就是因為美國二十餘年來的「防堵政策」宣告破產之故。美國在確定「防堵政策」時，以為不但可以遏制共產洪流，而且可以促使共產鐵幕自行崩潰，像「防堵政策」的創議人肯南（George F. Kennan）就作如是看法。因為當時祇有美國擁有原子武器，自然不怕共產國家跳梁，殊不知蘇俄不久就偷得原子秘密，並且很快就發展氫彈，擁有核子武器。到了一九五七年十月，蘇俄且搶先發射地球衛星，擁有洲際飛彈。到這時，事實上，美國的防堵陣線業已突破了。其後美國以全力從事火箭與太空方面的追趕，逐漸彌補了差距，甚至在太空方面還超越了蘇俄，於是乃有黑魯曉夫在古巴進行飛彈基地的冒險，因而造成蘇俄一次重大的外交失敗，而美國的防堵政策始得勉強繼續維持。

經過古巴事件之後，兩極化的冷戰，一變而為多元的混戰，使美、蘇的領導地位大為動搖，而美、蘇為維持核子武器的專利起見，反而互相攜手以壓制法國與共匪發展核子武器的企圖，於是乃有一九六三年美、英、蘇三國簽訂局部禁試核子條約的事實。不料此項禁試條約不僅未能壓制法、匪，反而促其互建邦交。再由法、匪互建邦交，因而有戴高樂所倡東南亞中立化的號召，而越戰固由之而擴大，美國則被迫捲入漩渦，卒致深陷泥淖。美國在越南作戰，無疑的是對「防堵政策」作最後的努力，可惜當美國不惜傾全力於越戰之際，其戰略仍沿襲「門羅主義」的舊觀點，始終墨守成規，不敢越雷池一步，以致以美國的強大兵力與優良武器，而竟不能速戰速決，反而予北越與越共以主動與機動作戰的地位，卒至兵連禍結，師老無功，因而引起國內外的反戰壓力，弄到焦頭爛額。

一九六八年美國大選時，詹森被迫放棄連任的競選，尼克森乘民主黨分裂的情形，輕取總統寶座時，一方面，美國有一個不能不擺脫的越戰包袱，一方面則東西冷戰已由多元混戰變而為美、蘇、匪三角抗衡的新形勢。此時共

匪業已擠進核子強國之列，而法國戴高樂的第三勢力則已成泡影。在這種形勢之下，尼克森除了承認「防堵政策」的破產而外，還有什麼辦法？所以他上台之始，就立刻要重新檢討美國外交與國防方面的全盤政策。但是他用什麼政策來替代呢？在我們看來，同時為世界前途設想，應該拿杜勒斯曾經提出過的「解放政策」來實施，才是真正的上策。可惜尼克森沒有如此的魄力，於是他便向最輕而易舉的道路進行，他認為可以利用三角抗衡的形勢，以達到「聯匪制俄」的謀略，同時希望逐漸擺脫美國對外的重担。於是季辛吉乃得以其從麥克衛利到梅特涅那裏學來的陰謀權術，向尼克森大賣狗皮膏藥。所以與其說尼克森的驚人表演是季辛吉的傑作，無寧說是時勢之所造成。

## 貳 今年世局的蠢測

我們不是神仙，也不是先知，對於未來的演變，當然無法預言。但是歷史是依循因果關係而發展的，所以對於今年若干問題，並非不能有所懸揣。有一九六八年前的許多東西冷戰的事實，才產生尼克森主義。有了尼克森主義，才產生了三年來的許多演變，所以把三年來的前因，必然會產生今後的現象。依目前我們所想像到的至少有下列若干問題，值得我們來作揣測，我們的揣測固然是冒險的，但未嘗不可作留心世局者的參考。

（一）尼克森訪匪區訪俄的成敗問題——尼克森宣佈將於今年二月二十一日親往匪區與匪酋會談，並將於五月間再往莫斯科訪問，這兩次的訪問，如竟能成行，必將對世局發生重大影響，當然毫無毫疑問，但是其影響之好壞，當視其成敗如何而定。

現在我們假定尼克森照原定計劃進行，其結果究將如何呢？尼克森的對華政策，原是以「兩個中國」為基礎的，這從他和其重要幫手歷次的聲明中可以看出得清楚。尤其在去年聯大所提的兩項決議案——讓中共進入聯合國並取得安理會席次，同時又要維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非有三分之二多數不能通過——其立場表現最為清楚。美國為什麼必須維持「兩個中國」的計劃呢？因為惟有這樣，才能一方面和中共打交道，一方面仍可保障其亞太地區的利益。可是美國在聯合國的提案失敗了，中華民國亦已自聯合國自動退出，這不啻是使尼克森失却一張王牌，削弱了他向中共討價還價的地位。

。然而由於去年抄印、巴戰爭的結果，中共匪幫不獨在外交上遭受嚴重打擊，而且在中、俄邊境也面臨更強大的威脅，所以共匪目前有求於美帝者顯然更爲急切。加以匪區內部權力鬥爭正如火如荼，實不暇外顧，觀於其對印、巴戰爭之徒喚奈何，即足證明其爲十足的紙老虎，美國又何必畏其對美國自越撤兵的計劃，橫施干擾或破壞呢？至於北越最近對南越與高、寮戰爭的新攻勢，北越的俄製飛機與飛彈甚至和美機發生空戰，因而使美國不得不北越恢復大規模轟炸。北越之敢於如此，顯然是蘇俄指使，而非由於共匪的作祟，因爲蘇俄欲藉此以破壞美、匪勾搭，使尼克森切勿忽視蘇俄對北越的影響力。

美、匪由絕對仇恨轉而互相勾搭，當然是共匪欲藉美帝以抗蘇修，而尼克森則欲聯匪制俄，並藉此得以順利結束越戰。然而美、匪勾搭的利未見，而害已先呈，蘇、印友好條約固因此而來，而印、巴戰爭更由此而發，制俄之效未達，而蘇俄勢力已由中東延伸到印度洋，甚至可能侵入東南亞與太平洋。蘇俄勢力的擴張當然是美國所害怕的，可是這正是由聯匪制俄的政策所造成。所以尼克森雖仍欲前往匪區以求妥協，但對於三角關係的如何調整，方能不致增加美、蘇的惡感一端，勢不能不重加考慮。

至於尼克森與共匪究竟將談一些什麼問題，始終未聞公佈，但尼克森本人於去歲十二月二十二日，在華府電視廣播時說：

『但是我們應記住，在大國間的歧見，尤其像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間那樣基本的歧見，斷非由甜言蜜語所能解決。我們將見我們是在討論我們的歧見，並發見他們依然存在，可是由於坦白的、實驗的、現實的方法來討論，可能使雙方領袖們達到結論——而且我想可能達到的結論是認定武裝衝突的危險乃屬不能接受的選擇。那就是由這些會談中所獲得的最大目標。然而這樣也就是極大的成功了。』

尼氏上述的話雖是空洞的，但我們也可看出他並未懷抱很多的希望，因爲美、蘇、匪之間的矛盾，實在不是由空談可能了結的。不過尼克森認爲至少可能獲得一項結論，就是核子戰爭必將避免。

此外，據各方消息所傳，尼克森此行除了爲美、匪合作對抗蘇俄，以維世界均勢，避免核戰而外，對美、匪間的經濟貿易，文化交流與科技合作問題，勢將有所討論，其次對於印支半島問題，台灣問題，朝鮮問題，日本軍

國主義復活問題，當然也必然是談判的重要對象。關於上述許多現實問題，羅吉斯與季辛吉等均先後聲明，尼克森在訪問大陸前，並未對匪作任何事前承諾，可是這並不意味尼克森訪匪不作任何承諾。不過尼克森的承諾却不是可以任意的或完全自由的，因爲印、巴戰後的新國際形勢，不但對美、匪關係應予重估，尤其對美、蘇關係，更不能不嚴加考慮。

從美、匪關係而言，目前共匪有求於美帝者實較過去尤爲迫切，美國自可抬高身價，不必一味低首下心以求妥協。從美、蘇關係而言，由於美、匪接近，不但增加了美、蘇惡感，反而使蘇俄輕輕的擴張其勢力與聲威，這是非常不值得的。所以當尼克森訪匪時，應該考慮到不可過分觸怒蘇俄，而令其更挺而走險，以致中了共匪想促成美、蘇戰爭的陰謀。

而最使尼克森不能不三思而行者，恐怕還是他今年競選連任的問題。尼克森之所以亟於訪問匪區，無疑的是想奠定其競選勝利的基礎，然而他三年來的作爲實際已超越了民主黨與自由主義者的範圍，假使他竟一味再向共匪投降，那麼，他不但不能獲得右派選民的支持，同樣也不能仰望左派選民的同情，至於沉默的大眾恐怕也將望焉去之。試以民主黨及自由主義者關於亞洲政策的觀點言之，他們大多主張：(1)對共匪採取圍堵而不孤立的政策；(2)對華採取「兩個中國」政策，一面讓共匪進入聯合國，一面維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3)對共匪恢復商業與文化交流關係，而同時亦維持對中華民國的條約義務；(4)對越戰實施越戰越南化政策，但必須使美國能光榮的撤退；(5)對亞太地區盟邦雖欲減少防衛的義務，但並不主張完全放棄亞洲。由上述各點觀之，可見民主黨和自由主義者雖主張對共匪姑息，可是他們反對向共匪投降。假使尼克森竟走向對共匪投降的道路，例如接受共匪自東南亞完全撤退的條件，否定對中華民國的承諾而與匪建交，犧牲南韓而同意自韓國撤軍，或接受共匪要求而共同壓迫日本，那麼，對尼克森的競選，無疑的將遭受極大的損害，所以他不能不三思而後行之。

本此分析，我們可以斷定，尼克森的大陸之行必難解決美、匪間的基本矛盾，因爲其中有許多矛盾，正如尼氏所云不是由空談所能解決的。

**(二)印、巴戰爭對世局的衝擊問題**——去年抄、印、巴戰爭突然爆發，又忽然了結，現在雙方均已正式停火，而一個新孟加拉傀儡國亦已成爲事實，好像一場風暴已經雨過天清了。事實上則大謬不然，其餘波及，

不但將繼續震盪世界，而且將對美、蘇、匪三角均勢發生無可避免的衝擊。印度與巴基斯坦自獨立以來，雙方即不斷發生衝突，過去且已經發生兩次戰爭，但是過去的是純屬地方性戰爭，而且不久均由聯合國干涉而告結束。此次印、巴戰爭，在表面上仍為印、巴間地方性問題，而實際則是由美、蘇、匪三角鬥爭的另一形態之表現，所以雖然在聯合國會屢次提議予以干涉而均經蘇俄否決，以致印度得以達到完全的勝利。

孟加拉共和國之成立，在表面上是印度的勝利，而實際則是蘇俄的大勝利。因為印度之所以敢於發動戰爭，同時又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擊破東巴基斯坦軍隊，乃是由蘇俄給予大量軍火，並在國際上予以斷然的支援之故；而蘇俄之所以如此，則是根據蘇印友好條約而來，而蘇印友好條約之訂定，乃是為應付美、匪勾搭的新形勢使然。

巴基斯坦戰敗後，雅亞總統即宣告辭職，由副總統布托繼任。布托就職時，即警告印度，如欲併吞東巴，則將發生「逐屋戰」，此雖空言，但其不肯承認東巴之獨立則顯然可見。目前西巴基斯坦對孟加拉國雖有鞭長莫及之勢，而謂巴基斯坦即肯認輸，則任何人均不敢置信。今年春暖後，巴基斯坦勢將哀求共匪為其撐腰，再度發生新的危機，甚至中、印邊境的衝突亦有重啓之可能。

印巴之戰，印度固大為抬頭，而蘇俄勢力更因而由地中海伸入印度洋，由北非中東控制印度半島，浸漫然且將遠及南太平洋及中南半島，此皆昔日英美勢力範圍，而逐漸由蘇俄奪去之者。至於共匪原想經由巴基斯坦經伊朗、土耳其、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相連結，形成對蘇俄的包圍。於今蘇俄却輕而易舉的由東歐經北歐、中東與印度相連結，甚至欲控制北越，形成對共匪反包圍的陣線。假使蘇俄更進而能控制北韓，並與日本拉攏，則反包圍陣線，即可完全合龍了。所以印、巴戰爭不但使蘇俄增強了在三角抗衡的地位，同時也加重了對共匪鬥爭的優勢。

在這種新形勢之下，共匪對蘇俄的威脅，無疑的已大形緊張，其有求於美帝者當然也更迫切了。因此，我們認為這種新形勢的造成，對於尼克森二月間訪匪的說話地位，應該也相對的提高了。如果尼克森而能善用這種新形勢，則其與共匪談判時，不但未必一味向共匪叩頭，反而可以強迫共匪作重大的讓步。因為印、巴戰爭雖使美國威望遭受損害，而蘇俄尚未使美國本身安

全遭受直接威脅。然而對共匪則大不相同，目前不但蘇俄不僅在大體上已完成了對共匪的包圍，且在中國邊境部署百萬大軍，這是共匪不能不惴惴然以求解救的危境，而況共匪內部的鬥爭方如火如荼，除了遠求美帝的援助而外，還有什麼出路呢？所以尼克森此時已不必亟亟前往大陸，既可免蘇俄的疑忌，同時亦可迫使毛共降低其氣節。即令認為非去不可，也應對共匪表現較強硬的態度，應該在不過分犧牲美國立場與不妨害盟邦利益的情形下，才能和共匪達成必要的妥協。

據美聯社華府一月二日電，尼克森本人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訪問中談話，表示「就通常字義而言，承認中共將不會是在北平舉行的高階層會談的若干決議之一」。關於美國是否考慮從中華民國撤軍時，尼克森否認這是他和中共舉行會談的先決條件。由此可見尼克森似乎已了解到上述的新形勢。倘若尼氏而能重新檢討對毛共的新策略，或許有轉輸為贏的希望，這自然是要看他是否够聰明了。

(三) 中東糾紛的新危機問題——印、巴戰爭雖已暫告結束，而中東的新危機則正方興未艾，也許是今年一件重大的國際風雲。印、巴戰爭是美、蘇、匪三角抗衡的間接結果，而中東危機則是兩極對壘時所已形成的問題。中東糾紛的當事人固為以、阿，而真正的對手則是美、蘇，美、蘇均不能不慎重應付，否則，勢將觸發核子大戰。但是中東糾紛較任何其他地區的問題更為複雜，更難有妥善的解決辦法，而且這是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自己製造出來的麻煩，簡直沒有擺脫的可能。

本來，中東與北非都是阿拉伯民族或回教徒的地區，他們在基本思想上應該是反共的，如果不是因為有以色列的出現，這些新興國家都應該是親西方的反共國家，斷不致投入蘇俄的懷抱。可是因為一個猶太國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立起來，他們才被迫轉而乞求蘇俄援助，經過前後屢次的戰爭與屢次的失敗，使他們不得已而甘作蘇俄傀儡。尤其因為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至十一日的六日戰爭，以色列以少勝衆，獲得全勝，並且佔領了較以色列原有土地更廣大的土地。然而阿拉伯國家不但未能認輸，反而更乞憐蘇俄，倒向蘇俄，而蘇俄亦給予更多的軍經援助，使他們變成蘇俄的傀儡。

至於美國雖然在道義上與利害上均不能不支持以色列，而因其惟恐觸怒阿拉伯國家，同時也避免與蘇俄的正面衝突，始終處於極尷尬的境地，雖

然美國的猶太人對美政府常施壓力，要求以大量軍火支援以色列，而美政府則終始不敢放手給予大量軍火。最近因埃及沙達特等的叫囂，大有再度爆發戰爭的危機，美國乃準備供給以色列所要求的幽靈式飛機。這一消息的傳出，雖然使阿拉伯國家譴責美國升高中東危機，但沙達特所稱「一九七一年為決定性的一年」却也悄悄度過了。所以然者，並非沙達特不想冒險發動戰爭，而是蘇俄不讓沙達特放手發動足使蘇俄與美國直接衝突的大冒險。

可見中東危機目前雖異常緊張，而未必即將爆發大戰，因為他們的後台老板均有所顧忌之故。不過，如果當尼克森訪匪後，而竟和共匪進一步拉攏，在對匪、俄衝突的立場上，而竟有「聯匪制俄」的企圖時，克里姆林宮的頭目們，恐怕就不免有對美國將軍的打算。蘇俄要對美國將軍，似有兩路可循，其一為利用古巴對美國進行敲詐（如昔日黑魯曉夫所曾嘗試者），其二為利用阿拉伯國家進攻以色列，以間接打擊美國。在上述二者之中，恐怕以後者最為輕而易舉，因為美國對以色列既有鞭長莫及之感，而如欲直接介入，則其勢較在越南作戰尤為困難，不啻有從井救人的危險。

所以尼克森二月間的訪匪，不能單從美、匪關係着想，而必須同時對美、蘇關係嚴加考慮。因此，中東問題雖非三角關係的直接問題，而牽連所及，則又將成爲一個必須衡量的環。所以中東是否將引發戰禍，我想還是要看美、蘇關係是否將更形惡化而定。

**(四)美國大選的遠景如何？**——今年十一月是美國大選之期，其結果如何當然是舉世矚目的大事。美國大選雖是四年一度的，而事實上則早在每屆大選之後，兩黨即已開始準備次屆的競選工作。每一個新任總統上台後，往往是以如何連任下一屆總統爲其重要目標，而尼克森三年來的所作所爲，更顯明的是以奠定連任基礎爲其着眼。

美國是民主、共和兩黨交相起伏，互替執政的國家，百餘年來毫無例外。兩黨的政綱政策雖略有出入，而實際在施政的時候並無多大的差別。但近年以來，民主黨的實力，尤其在社會基礎上往往遠超過共和黨，如果民主黨內部團結一致，則共和黨實難以對抗，可是民主黨內部很難統一，不僅有南方民主黨與北部民主黨的歧見，而且也有保守派與自由派的分野，所以共和黨就在這種情形下，每能乘隙取勝，否則，共和黨是難以爲力的。尼克森上次所以能登上寶座，正是因爲詹森放棄連任的競選，於是使民主黨形成羣

龍無首之故。

尼克森深知其當選不易，而連任更難，所以他在就職以後，其處心積慮，便以如何奠定連任基礎爲其施政的主要目標。他原是以中間偏右的姿態出現的，但就職以後，立刻採取中間偏左的立場，以取悅於一般左派人士，而所謂尼克森主義者，其內容大多是竊取民主黨與自由派所曾經召號的主張。例如對越戰主張越戰越南化，以達到光榮撤軍的目的；對中國政策則放棄孤立共匪的圍堵政策，希望以「兩個中國」的構想，一面改善對中國大陸的關係，一面維持與中華民國的條約義務；對匪、俄的衝突，則採取扶弱抑強的立場，同時希望與蘇俄簽訂限制戰略核武器的條約，以達國際新均勢之建立；而對整個國際局勢，則希望在新均勢建立之後，逐漸從歐、亞等地區擺脫美國所負國際警察的責任，以解決戰後美國對外的重擔，並恢復美國國內的安定與繁榮。這些大都是民主黨人士早已提倡過的，尼克森不過予以具體化而已。

尼克森爲什麼要捨己之田，而耘人之田呢？因爲他想藉此搶去民主黨人的鏡頭，以獲左派人士的歡心，使民主黨無法和他爭一日之短長。尼克森之所以這樣作法，也許是不得已的，同時也許是他戰勝民主黨的殺手鎗。可是在他和民主黨爭取鏡頭的當中，竟不惜降尊紆貴，要求前往匪區，並且不顧同盟國的利害片面宣佈新財經措施，而在聯合國又不惜犧牲中華民國的合法地位，使共匪混進聯合國，凡此種種，實已超過了民主黨和左派人士的範圍。究竟尼克森此種作法對他的競選有多大的裨益或有多大的損害呢？目前似乎尚難加以估量，因爲今年還有許多新的變化。

至於民主黨方面，當然也不會因爲尼克森業已搶去了許多鏡頭，而即感到氣餒；反之，今年行將參加競選者，似乎較往年爲尤踴躍。據各方消息所傳，民主黨人士之業已宣佈競選，或準備宣佈參加者，至少已有八九人之多。如南加達州參議員麥高文(G. McGovern)在去年早經宣佈，其次爲羅桑磯市長約蒂(S. Yorty)·華盛頓州參議員賈克遜(Jackson)·民主黨參議員前總統候選人韓福瑞(Humphrey)·參議員穆士基(Muskie)·紐約市長林賽(Lindsay)——原爲共和黨籍，近始改隸民主黨，前紐約州參議員麥加錫(E. McCarthy)·原爲一九六八年新左派總統候選人——衆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席米爾士(W. Mills)·黑人女議員祁香姆(S. Chisholm

等皆是。此外則有第三黨之阿拉巴馬州長華萊士(Wallace)，聞亦將再度出馬。至於有具有相當實力的甘迺迪，則仍未聞有參加競選的打算，將來或許亦有出馬的可能。

其在共和黨方面，當然是尼克森的天下，可是由於尼克森的左傾作法，亦已引起黨內人士的不滿，現在聞已有自由派加州議員麥克樂士基(P. McCloskey Jr.)，及右派眾議員亞希布洛克。其餘有競選總統資格的共和黨人士，如加州州長雷根，紐約州州長洛克斐勒，雖有問鼎的可能，而至今尚按兵未動，因為尼克森係現任總統，他既決意競選連任，除非有重大的意外，其被提名自不成問題。

民主黨既有八九人逐鹿，而其中除若干較有聲望者外，大都是藉此提高身價，並沒有真正被提名的希望。惟穆士基、韓福瑞，與賈克遜等呼聲略高，然韓福瑞既鏖羽於前，一時尚未見恢復元氣，賈克遜雖有相當條件，然係以右派姿態出現，未必為民主黨所能接受，目前似以穆士基較有勝算。至於一部份人所喜歡的小甘迺迪，現在尚未表示有意出馬，或許亦將脫穎而出，固未可知。不論如何，以民主黨現在的行情來看，似乎猶未能造成突出的偶像，足與尼克森相抗衡。不過美國的大選是在競選時逐漸演變而後才能決定其勝負，換言之，誰勝誰負，必須從互相比較，彼此角逐的過程中逐漸形成，而且因素極為錯綜複雜，往往須至投票以後，才能表現出來。

美國畢竟是兩大政黨的天下，兩黨候選人的本錢還是有賴於兩黨的社會基礎，雖然兩黨黨員亦常有投票支持異黨的事實，但為數總不太多。其餘與兩黨並無直接關係的選民，則是兩黨競爭的對象，他們要看當時的情形與切身利害而臨時決定其態度。所以候選人的表現固極重要，但其基礎仍在其本黨的社會基礎之上。民主黨黨員人數與其社會基礎均較共和黨為優，一九六八年之所以失敗，主要因素即在黨內的不團結，如果今年而能團結一致，則不論候選人為誰，其勝算還是很大的。

依照前些時美國民意測驗的報導，如果美國大選立刻舉行，則尼克森再度當選，似乎是無法抵擋，因為尼氏不但搶去了民主黨人的外交鏡頭，而且在內政方面，也因新財經措施給予一般選民以相當的安撫，至於上述作法所引起的遠程不良影響，對一般選民而言是不暇及的。可是在大選舉行之前，今年尚有大半年的時光，在這一段時光內，究竟有什麼重大事變發生，誰

也無法預料。尤其當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與莫斯科之後，尼克森究竟將做出一些什麼交易，也有待於來日。假使尼克森訪匪與訪蘇之行，在不犧牲美國利益與不出賣友邦的情況下，而能獲得某種妥協，減低世界緊張局勢，我們相信尼克森的連任總統，殆不大成問題。反之，如果尼克森之訪匪與訪蘇，而竟祇求妥協以減低世界緊張局勢，不惜犧牲美國利益與出賣友邦，那麼，我們可以斷言，尼克森必然將為美國大多數選民所摒棄。因此，我們希望尼克森先生於訪匪訪蘇之行，必須放大眼光，本「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而往，然後才能達到他所謂「為和平而旅行」的目標，這不但對自由世界有生死存亡的關係，而對尼氏本人亦有成敗榮辱的影響。

### 叁 我們的努力方向

今天的世界是唇齒相依的世界，我們的前途當然與整個世局的演變有密切而不可分割的關係。但是 總統告訴我們，「立國之道，操之在我」，又說我們必須「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因此，不管今年將有什麼國際上的變化，我們都必須把握我們自己努力之道。

**第一、鞏固反攻復國的基礎**——台、澎、金、馬是中華民國反攻復國的基礎，在目前國際風雲瀾漫之日，自然不免受到震撼。國際姑息主義的虛偽宣傳，與國際共黨的統戰陰謀，無疑的將乘機侵襲，我們必須提高警覺，予以嚴密的防範。同時，我們應使我國的海、陸、空、勤的軍事力量格外壯大堅強，建立成為不可侮的金城湯池，以杜絕任何可能發生的危機。

**第二、集中國內與海外同胞的力量**——我自自由中國現有一千五百萬軍民，海外亦有一千八百萬僑胞，合計已不下三千餘萬人民，再加上大陸上大多數反毛反共的同胞，其力量之雄厚是難以估量的。在自由中國地區的軍民，在 總統英明領導下，早已萬眾一心，準備為拯救大陸苦難同胞而犧牲奮鬥；海外一千八百萬僑胞大多數也眾志成城，堅決反共，誓與我國內軍民攜手進軍大陸。尤其我留美中國同學舉行的反共愛國會議，成立「反共愛國聯盟」，充分表現了支持政府反共大業的決心。至於大陸同胞則因在共匪極權暴政下，尚難形成大規模的革命運動，而由大陸冒死逃亡的情形觀之，其引領以望王師的心情則已達沸點的了。所以我們今後應格外努力，使自由中

國的軍民，海外的僑胞與留學生，以及大陸反毛反共的無數同胞，更進一步聯繫集中起來，形成爲排山倒海的力量，以完成反攻復國的神聖使命。

### 第三、切實執行擴大延攬人才方案，特別着重選拔青年才俊

——國父有言：「政者衆人之事，治即管理，故管理衆人之事即是政治」。所以政治的得失即視管理衆人之事的人才如何以爲之斷。最近中央方面，爲集中人才起見，曾制定「擴大延攬人才方案」，其有意於政治之革新，與民更始，顯然可見。我們希望劍及履及，切實執行，克收實效。而尤其希望能夠剔除一切積習，本「用人惟才」的基本原則，以實現「爲事求人」，而非「爲人求事」的精神，庶幾始可滿足此一方案的要求，不然，則其弊反足以造成賢者沈滯而不肖者乘機冒進的現象。

### 第四、充實民意代表以充分發揮民意

——我國中央級民意代表，

包括國大代表，立法委員與監察委員在內，因爲大陸淪陷，迄未進行改選，以致引起許多不同批評。有的主張全面改選，有的主張局部改選，有的主張增選與補選，發言盈庭，莫衷一是。我認爲此事必須兼法律、事實與情理三者而論，不可僅從一方面來看。首先，中華民國的憲法與法統必須尊重，所以在大陸未光復以前，現有的中央民意代表必須維持其地位，不能任意予以變動。而爲充實民意代表以充分發揮民意起見，似宜採取增選與補選的途徑，以達此項要求。至於現有中央民意代表中之年邁或體力不支者，如其自願退休時，理宜制定適當辦法，聽其引退，但不能加以任何強迫。此外關於增選或補選中央民意代表一端，又必須注意公平、合理與客觀需要的條件，否則，殆難達到充實與更新的理念。

### 第五、加強並革新外交與宣傳工作

——自我政府遷台以來，對內

部的許多改革，尤其軍事與財經文教上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其在外交上的努力也有若干的表現，而最使人失望的恐怕就是對外的宣傳工作。由於我國今日處境的特殊，對內的建設固然重要，而外交與宣傳尤其刻不容緩。在外交上，過去因爲維持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一切努力差不多都集中在這一目標，以致無力兼顧其他更基本的活動。現在我國既已退出聯合國，我今後的外交必有新的方針，最主要的就是應該改採「重點主義」，以期集中人力財力作最有效的運用，而不必「見廟燒香」了。然而在宣傳上則不但要採

鄧公玄著：

## 國際論文選

出版了！

本書係集鄧公玄先生自抗戰以來，所作有關國際問題重要論文彙編而成。並有元老政治家孫哲生先生、張岳軍先生及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吳俊才先生等作序推介。

該書分甲乙兩集，甲集爲抗戰時期之論文；乙集爲遷台以後所作，分(一)一般國際性論文；(二)美國外交政策；(三)聯合國問題；(四)國際裁軍問題；(五)我國外交與宣傳；(六)附錄。

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